

杨争光文集



卷·拾

回答卷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杨争光文集

卷·拾

回 答 卷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争光文集. 回答卷 / 杨争光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507-0549-4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杨争光—文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4317号

杨争光文集·回答卷

Yangzhengguang Wenji. Huidajuan

出品人: 尹昌龙
责任编辑: 涂 俏
责任校对: 罗亚杰
责任技编: 蔡梅琴 梁立新
排版制作: 花季雨季
封面篆刻: 李松璋
装帧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排版制作: 深圳市花季雨季杂志社有限公司 Tel: 0755-83526403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

定 价: 3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 录

第一辑 关于《驴队来到奉先峙》

当人性面对武力的胁迫……	……
——和钟红明的对话	3

第二辑 关于《少年张冲六章》

一个“问题少年”成长土壤的结构分析	
——和钟红明的对话	17
“我们的精神内质跟月亮太阳一样，没变”	
——答《南方周末》朱又可问	37
走出《丑小鸭》的白日梦	……
——答《教师报》刁巧燕问	47
父亲·老师·少年	……
——答《晨报周刊》问	59
我们就是这么捏弄和被捏弄的	……
——答《文学报》记者金莹问	69
虎气驴气狼气与羊气	……
——答《新快报》记者问	73

如果有“悲哀”和“失败”，就不仅是张冲的	
——答《乌鲁木齐晚报》记者问	76
当成教育问题 只开了一把锁	……
——答《晶报》记者问	81

第三辑 关于《从两个蛋开始》

一个人的编年史	……
——与钟红明的对话	97
“我更像一个游击队员”	……
——与张清的对话	108

第四辑 关于剧本创作

卧在纸上的灵魂	……
——关于电影创作与小马的对话	117
寻找“双旗镇”	……
——答曹久平问	156
精神萎缩和想象力枯竭是根本问题	…
——答《城市经济报》记者问	161
《欲望大明宫》的可能性	……
——答《深圳特区报》记者问	167

第五辑 其 他

与《老旦是一棵树》法文版译者石雷湘蓉 的通信	175
从《少年张冲六章》说起	
——与一位青年朋友的通信	182
答深圳大学研究生王华勋问	185
半路上的“边缘人”	
——答某报记者问	200
那些久远却新鲜依旧的歌声	
——答陕西诗歌网王可田问	207
我更在意中国诗在中国的影响力	
——答《深圳特区报》记者问	215
兴趣更在“原住民”	
——答《深圳商报》记者问	217
文化创造的力量在民间	
——答某记者问	222
说“深圳制造”	
——答《深圳商报》记者问	226
说“少儿读经”	
——答深圳某报记者问	233
每个人都有一块自留地	
——答《女报》记者问	242
人生也是一个不断“认账”的过程	
——答《优悦》杂志记者问	249

真爷们·····	·····
——答《爷们(YES MAN)》记者问···	257
文艺的跨世纪·····	·····
——答《各届导报》周末版记者问···	266
网上一“聊”·····	·····
——答东方网网友问·····	268
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的分野：中国当前文学大势·····	·····
——与评论家李星的对话·····	276
作者致谢·····	286

第一辑

关于《驴队来到奉先时》

当人性面对武力的胁迫……

——和钟红明^①的对话

2011年第6期《收获》杂志，刊登了杨争光的小说《驴队来到奉先畛》。1984年，杨争光以长诗《我站在北京的街道上了》步入文坛；1990年，写了最后一组诗歌后，杨争光开始小说写作，创作了《黑风景》《赌徒》《老旦是一棵树》《棺材铺》《流放》《公羊串门》和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少年张冲六章》等作品，但大众最熟悉的，是作为影视剧编剧的杨争光。他出手编剧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双旗镇刀客》，获得1992年第三届日本夕张国际惊险与幻想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1993年第四十三届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奖。杨争光也是电视剧《水浒传》的编剧。他描述中国农民的小说《老旦是一棵树》，被塞尔维亚裔的法国导演拍成了一部外国农民的电影。作为小说家，他始终不是评论家的热门观察对象，却在口口相传中，拥有真心喜欢他的读者。

《驴队来到奉先畛》，讲述蝗虫喀喳喳啃完了所有田禾，吴思成他们老中青十二个人，不愿意逃荒和讨要，

^① 钟红明为《收获》杂志社副主编。

组成了一支驴队，半年后，打兔的带着一杆土枪加入了驴队。真成了队伍了。他们劫财不劫色，瓦罐画下了他们走过的地方。这一天，他们来到了肥沃的土地奉先时，土枪手误把任老四当成黄羊打死了，他们把尸体搭在驴背上，进入了正在庆祝丰收的村子。驴队决定住下不走了。试图礼送他们出境的村长赵天乐被打死，抓阉逃出了鞋匠周正良做村长，周正良为驴队筹粮，造大院，百姓唾骂他，却谁都不敢反抗。送粮食返乡的瓦罐回来了，他们的媳妇和孩子都跟人走了。土匪决定筹女人。芽子为了救情郎包子，毅然走进了土匪的大院，而包子和村里的男人终于奋起反抗，将驴队全部擒下。可是那份悲伤的爱情，也幻灭了。小说将人性的卑弱、国民性的深刻剖析，蕴含在传奇的故事中。

虽然杨争光说过：“我想说的一切，都在我的小说里。如果是一个故事，它就在故事的过程中；如果是几个人物，它就在人物的行为里。小说只能是小说。小说之外的话，只能在小说之外去说。”但在几番电话和网络的往返之后，对这部小说，杨争光还是说了一些小说之外的话。

钟红明：小说是虚构的，但虚构的小说背后，往往有着作家故乡的背影。这种密切的联系，在有的小说里是明确指明的，但在有的小说里，却是隐含在小说背后的那样一种灵魂和情感的依托。你曾经被称为乡村地理学和地域文化小说的代表，你认可这样一种“分类”吗？故乡对你意味着什么？再具体到你的这部《驴队来到奉先时》，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就是你以往写的“符驮村”吗？

杨争光：给小说分类，有局限和误导的危险，但在批评家，也

许是必需的。分类便于明晰。各种各样的分类都各有各的理由，小说家的认可与否是不重要的。

每一个作家都不是空降到这个世界上的，都有他的故乡。即使终生流浪的人，如果他是作家，他的写作，也会有一个“故乡”在他的背后若隐若现。地理上的故乡，可能会影响到作家的话语方式和写作原型。但比这更重要的，可能是与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有关的那个“故乡”。作为写作的我，两个故乡都是我的“根”，我的“地气”，但并不是我依托精神的温柔之乡，而是我执意要纠缠和搏斗的对手。我不希望我的故乡总是我知道的这个样子，包括过去，也包括现在——纠结啊。

《驴队来到奉先畹》当然和我的“故乡”有关。也可以说，“奉先畹”就是我的“符驮”，但你不觉得，它和你的上海、和你的巨鹿路发生过的人事，也有着某种如丝如缕的关联吗？如果没有一点关联，我的“故乡”也就太小太小了。

钟红明：这部小说没有明确的年代，时间被隐没了，地理也是隐现的，你以往的中篇小说也有多部这样的。是有意为之吗？

杨争光：有时候是出于无奈，有时候是没有必要，有时候是有意为之。原则是，不损伤我要表达的东西就行。

钟红明：小说开场的蝗虫飞临，拉着唢呐，咯喳喳咯喳喳啃着地里的田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人们猝不及防遇到蝗灾，抱头就回了自己的屋子，而你嘲讽地写道：人那是自作多情了。蝗虫对人的屋子根本没有兴趣。人的安全感原来在这样的时刻，如此脆弱。中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大范围的蝗灾，但我还没有注意到，蝗虫们聚集到一起，是后腿给碰了一下？你是怎样做

这一番功课的？似乎你的每次写作，无论电影剧本还是小说，都有这样做功课的过程。

杨争光：我在写作之前，确实有做功课的习惯。一是因为实用，二是因为好奇。做这样的功课，对自己有乐趣也有营养。这次对蝗虫的功课，也是这样。我还读到澳大利亚科学家的蝗虫研究成果。蝗虫聚集之谜，与它们的后腿被触碰有关，不是我的奇思异想，是科学家说的，我也被“意外”了一把。我到现在依然还觉得挺神奇的，都快要不相信了。

不行，仅仅有这么一个意外是不够的，我还得再用一下蝗虫。于是，我把蝗虫和人与匪拉到了一起。蝗虫和人面对死亡的不同态度，就给了驴队敢坐地为匪的启示——蝗虫不只是制造灾难的虫虫了，也是能益智启慧的。

至于人的安全感与屋子的几句闲话，那可实在不是嘲讽，而是实话。我以为，我们不情愿也不习惯睁着眼睛看自己看世界，是我们经常把实话读成嘲讽的一个原因。你觉得呢？还有，这里的几句闲话，也不全是随意之笔。屋子、村子、镇子，扩而大之，到城市，甚至大都市，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我不以为，用水泥箍成的屋子比土坯砌成的屋子，更能给人带来安全感。

这一回写了蝗虫，下一回可能会写蟑螂的——可别小看它，和恐龙同时代的生命！恐龙早成了化石，它依然健在，并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比蝗虫还要神奇呢。

钟红明：当蝗虫啃嚼了人们生存的希望，当村子里的人扶老携幼逃荒走了，十二个老中青，聚集起来，用喝下一罐子的水来推选首领。他们离开土地，扔掉农具，拿起铁器，骑上清一色的驴，后来又有了火枪手加入，有了铁器和火器，真成了队伍了。驴队劫财

不劫色，他们把自己的面貌摆得很狰狞，于是避免了反抗，他们是一般人眼中的土匪。流氓无产者，但在你的小说里，军师吴思成说的是：他们要做有“作为”的人。你颠覆了通常的道德、权力和善恶的观念。是因为活着才是最大的理由吗？

杨争光：狼吃小羊也能说出吃的理由，这是老早老早的一个寓言或者童话故事，洋人的。但我实在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寓言或者童话。我老觉得狼和小羊这个寓言或者童话故事，不仅是写给小孩看的，更是写给大人看的。它实在既不童话也不寓言，更像过去和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实。狼吃小羊能振振有词，土匪就不能把他的恶行说成作为吗？所以，不是我颠覆了“通常的道德、权力和善恶的观念”，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只要稍微留心一下我们的来路，也包括我们的现在，不难看出，正与邪、善与恶、君与臣、主与仆等等，在很多时候，都是处于被颠覆的状态。

“活着”不是理由，“赖活着”才是理由。我们不是有一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民间古训吗？有这样的古训发挥效力，我们的道德力始终在强者一边，也就有其自然性了。我们不是还有一句“成者王侯败者贼”的道德判断吗？

钟红明：在中国这样的农耕社会，大灾难来临后，往往就是大批流民诞生。流民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身份，但驴队撒下了家人，却是有理想的队伍，他们让最年轻的瓦罐在牛皮纸上画下了走过的路，也就记下了回家的路。他们是要把媳妇孩子接出来的，他们不劫色也有自律的原因吧。可是他们朝东走了半年多，他们家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怎么可能捱过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迟迟没有派人返乡呢？还是他们上路的时候，原本就是要找一个土地肥美的地方作为他们另一个安居地？这是一次迁徙，而不单是找寻足够的粮

食？其中折射出中国农民对土地怎样的情感？

杨争光：走了半年多，大概只解决了他们自己的温饱，还无力解决家人的，只能继续走。到了奉先时，在看到老天不公的同时，也看到了安居乐业的希望，流匪就要当坐匪了，应该是符合逻辑的，更合于“老天不公，人就要出手”的驴队逻辑。我们几乎没有怀疑过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但我现在要怀疑一下。长期的农耕社会，当然能培养起对土地的情感，但除了情感之外，还有一种对土地的习惯和依赖。习惯和依赖很可能掩盖着一种惰性，惰性会折杀开辟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创造力。情感不是虚空的，像精神一样，也需要肉体的支持。当土地不能让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对土地的情感是会发生改变的。看看现在，每年有多少中国的农民离开土地，去大城市，证明中国的农民是会移情别恋的。所以，情感也有它的“硬道理”。移情别恋不但不可怕，甚至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移情别恋之后是不是还在“赖活着”。

钟红明：啧啧，高跷，街上都是欢庆丰收的奉先时人，但是，一头驴，驮着屁股和脸被火枪打得稀烂的任老四的尸体，进村了。村口肃立着十三头驴，十二把护胆夺命刀，一把火枪……这场景真是很震慑人。整部小说其实都很有画面感，是这部小说和影视有着某种联系，还是在创作了那些出色的影视剧作品后，你的写作更增强了戏剧性？

杨争光：我开始写小说没多久，被认为有画面感，就拉我去写电影。写电影没多久，又有好心的人劝我不要写电影，说写剧本会把手写坏的。我在一拉一扯中，既写小说又写剧本。我有过把小说改成剧本的时候，也有过把剧本写成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写剧

本好像不但没有损伤到写小说的手，反而给了它一些意想不到的能耐。但我没有故意增强小说的戏剧性，我更在乎它是否有趣。如果戏剧性能使小说更有趣，我也是不拒绝戏剧性的。

钟红明：土匪进村了，老驴驮着任老四的尸体认门去了，村人呼啦一下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奉先时的村长赵天乐孤零零地留在了街上。说起来，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也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人，他要招呼土匪吃饭喝酒，注意引导他们说人话，不说匪话，让他们好吃好喝，礼貌地送出境。他也恐惧，更感觉到背叛，那瞬间抛下他的还包括他儿子包子。赵天乐和驴队的交涉，全部使用对话，玄机四伏，是故意为之吗？

杨争光：狼要吃羊了，不但要吃，还要吃得有理有据，没有智慧是不行的。羊要保护自己，更需要智慧，因为它们不比狼有力。要吃的和即将被吃的都显得有礼有节，是礼仪之邦的狼和羊啊！在这一段，我采用了以对话来完成情节的方式，从赵天乐接待土匪，到赵天乐死，几乎都是在对话中完成的。我喜欢写对话，更想扩展对话的表现力。我在这里又试了一回，感觉还好。我可能还会写一本完全用对话构成的小说。

钟红明：当土匪透露了他们要在奉先时住下来，“先”筹粮，以后还要像一棵移栽的树，做别的。赵天乐认为他们说的是匪话不是人话，他原本是有底气的，所以他敢于不合作，但这份底气瞬间就被一支塞进他嘴里的枪打爆了，他以为村长得让奉先时人选，没有人可以替代他，可枪杆子让权力发生更迭。抓阄产生了新的村长——鞋匠周正良。新村长给土匪筹粮了，村民把仇恨和唾弃给了周正良而不是土匪……这里暴露的人性很黑暗，又很荒诞，并非我

们以往所知，最广大的农民代表美好道德人性。而周正良也觉得委屈。这些国民性根上的东西，在你以往的小说里也呈现出来，给人很悲凉的感觉。虽然你往往用冷静的角度来讲述。这部小说里，你真正要探讨和表达的是什么？

杨争光：难道只有“美好道德人性”的东西在代表我们的根吗？难道我们的根上没有黑暗和荒诞的东西吗？我以为，它们都在代表着我们根上的东西。他们只能“把仇恨和唾弃给了周正良而不是土匪”，要把仇恨和唾弃给了土匪的话，不是找死吗？他们不要死，是要活的，赖活着也行。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①这是鲁迅说的话，我信。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②这也是鲁迅的话，我也信。

难道这都不是我们根性上的东西吗？

在小说的结尾，得胜的包子扛着那把土枪走了，离开了奉先畴。但我实在不知道他的那把土枪会对着谁开火，是比他更强的，还是弱者？

钟红明：土匪先筹集粮草，再建舍得大院，此后筹女人了，步步进逼，包子打死了土匪，这事又被其他村民报料给驴队，面对生命胁迫，挺身而出的是美丽的芽子，她在包子面前穿上嫁衣，倾诉爱恋，然后毅然走进驴队的舍得大院，这如同献祭的场景美丽感人，甚至带着一种凛然之气。当失去了女人的村民终于起来反抗，

^①鲁迅：《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②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